

◎文学新地理⑧

辽宁文学：一树芬芳花满枝

□ 韩春燕

红山文化、满族文化、流人文化、抗战文化、共和国工业文化、山林文化、海洋文化、商贾文化……

一座山海关分关内与关外，作为关外第一省的辽宁，无论人文历史还是自然地理，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文学之树，扎根于文化的土壤之中，文学之花，需要文化的滋养和哺育，辽宁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孕育出斑斓多姿的辽宁文学。

辽宁是文学大省，辽宁的文学写作者队伍浩浩荡荡，既有终其一生耕耘文学园地的耄耋老人，也有大量初入文学世界的年轻作者，甚至在经济落后的偏远乡村，也活跃着大量的文学社团和文学爱好者，他们怀着对文学神圣而炽热的情感，执文学之灯，在浩瀚的艺术长河中求索。

当下的辽宁文学拥有一支庞大而优秀的作家队伍，各个文体门类齐头并进。小说家孙惠芬、马晓丽，散文家王充闾、素素、鲍尔吉·原野，诗人李松涛、林雪以及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贺绍俊、王向峰、高楠、王纯菲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孙春平、鲍尔吉·原野、林和平、庞天舒、华舒、于晓威、萨仁图雅、边玲珍、路地、张宏杰、周建新等获得过少数民族骏马奖；薛涛、王立春、车培晶、刘东、常星儿、李丽萍、单瑛琪先后获得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金河、刘兆林、邓刚、谢友鄩等都曾获得过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小说创作实力雄厚

一直以来，辽宁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上实力雄厚。新时期文学中，马原、洪峰、金河、迟松年、邓刚、刘兆林等老一辈作家以优秀作品被文学史铭记。今天的辽宁中短篇小说创作，除了那些老作家的熟悉身影，中生代和新生代作家孙惠芬、马晓丽、马秋芬、谢友鄩、老藤、刁斗、李铁、陈昌平、津子围、于晓威、白天光、女真、苏兰朵、张鲁儒、鬼金、安勇、双雪涛、班宇等也星光璀璨。

长篇小说是文学中的“重”文体，体现了地域文学积淀的厚度，也代表了作家的整体水准。辽宁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缺乏突破，2018年，刘庆的《唇典》淋漓致地书写了东北地域文化的万种风情，并获得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成为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第5位获此殊荣的内地作家。

辽宁是儿童文学的重镇，辽宁儿童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梯队完备的创作群体。作家队伍整齐，获奖人次多，创作涉及小说、诗歌、童话诸多文体，读者遍布少年、儿童、低幼层级，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在海外传播，获得了艺术与市场上的双丰收。

网络文学在辽宁也生长迅猛，月关和满城烟火是这个庞大网络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数以千万计的网络读者，而且被改编成影视剧，受到市场欢迎。



王充闾



孙惠芬



刘兆林



老藤



鲍尔吉·原野



双雪涛

梦”奖首奖，成为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第5位获此殊荣的内地作家。

辽宁是儿童文学的重镇，辽宁儿童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梯队完备的创作群体。作家队伍整齐，获奖人次多，创作涉及小说、诗歌、童话诸多文体，读者遍布少年、儿童、低幼层级，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在海外传播，获得了艺术与市场上的双丰收。

网络文学在辽宁也生长迅猛，月关和满城烟火是这个庞大网络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数以千万计的网络读者，而且被改编成影视剧，受到市场欢迎。

散文诗歌阵容强大

辽宁的散文创作一直保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与面貌。辽宁散文的领军作家王充闾，是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得主，其历史文化散文大气磅礴、气势恢宏，体现出特有的诗性之美和非凡的

学术功力。张宏杰是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代表，其作品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壁垒，以丰沛的现代性话语资源和文学语言，将古代贤人志士的命运遭际与当下人类生活的境遇巧妙衔接，彰显历史处境下的平凡人性，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切近的现实感。鲍尔吉·原野是民族文化散文创作的代表，他的作品真实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中蒙古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足迹。

文化散文是辽宁散文中一道独特的景观，高海涛的“辽西”、侯德云的“辽南”、王秀杰的“鹤乡”、素素的“大东北”、原野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对地域文化景观的书写，或深情，或优美，或雄浑，或辽阔，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成为辽宁散文创作色彩斑斓的艺术质素。

辽宁诗歌拥有强大的创作阵容，继阿红、晓凡、牟心海、刘镇、高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诗人之后，李松涛、阎月君、柳

云、林雪、李轻松、李见心、刘川、麦城、宋晓杰、巴音博罗、哑地、贺颖、玉上烟、李皓、王文军、微雨含烟、大路朝天、赵明舒、李明等为代表的中青年诗人已成为辽宁诗坛的骨干。他们的创作打着深深的辽宁地域烙印，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文学评论独树一帜

辽宁的文学评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当代作家评论》作为国内文学评论领域的品牌刊物，创刊30多年来，一直切实探讨问题，细致分析作品，以批评的方式参与当代文学与文化建设，致力于文学的经典化和国际化，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构建，在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当代作家评论》在为学术生长贡献了无数思想性、学术性兼具的热点与议题的同时，也树立起自己鲜活且有内涵、包容又不乏个性的独特形象。

《当代作家评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见证者，在与当代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互相支持中同步成长、发展，刊物所刊发的评论文章不仅清晰地见证了作家创作发展的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以及批评观念的悄然转换。

从1989年刊发第一篇有关海外文学的信息以来，截至2018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共设立14个专栏，刊发相关海外文学研究文章155篇。这些文章或为中国评论家研究海外文学，或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或为直接翻译转载海外学者文章，从各个层面向中国读者译介最新海外文学研究成果与动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百年新文学的参天大树在盘根错节、枝蔓横生的经典文学传统与新生美学力量之间的碰撞中生长、壮大，蔚为大观、绚烂璀璨。关注现实是辽宁文学的传统，而地域性则作为辽宁文学的精神图标和美学特征，是辽宁文学的重要标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学辽军这道风光旖旎的北国风光，这支中国文学的生力军，正肩负着东北文学振兴的历史使命，砥砺前行。辽宁文学也一定会为中国文学发展注入饱满丰富的艺术经验与文化元素。

（作者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网络时空下的文学异化与同构

□ 阎岩

当网络作家开始向传统文学取经，不断拓展题材，提升创作能力，升华文学水平，并沉静下来从民族传统文化中谋求思想性时，合流与同构已经悄然进行

在网络文学到底是不是文学的反叛争论中，我们已在不经意间承认了网络文学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再谈网络文学的合理性，难免有点自欺欺人。在兴盛不衰的网络时代，文学该如何“操盘”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新课题。

从网络写手的“三驾马车”“四大写手”到如今的车马万马，这种规模的扩张，不难看出网络发展的超强力量，也反映了人们通过网络参与文学活动的热情。这是网络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强大”，也是传统文学鲜有的生机和活力。不能说它提高了文学的高度，但起码对传统文学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上世纪末，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飘过海峡，风靡全国，一时间让“网络文学”这个新事物空前的扬名，让文学界大吃一惊。随之而来的是，助力网络文学发展的文学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诸如博客、论坛、社区等网络空间愈加繁荣和规范。

创作方式的不同造成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对接的难度。其实传统文学向网络文学可借鉴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文本的创作方式。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使文学卸下了一些不该背负的包袱。这种改变体现了对文学本身足够的尊重。

网络文学不是没有“质量”，它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定义“质量”。它太会遵守“举重运动员”规则了，75公斤级的绝不与85公斤级的一决高下。它很能“讨巧”，但不会刻意迎合，没想着把证券交易大厅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拉拢来，更不希望从“学院派、作协派”或者“作家、批评家”的口中得到赞许。纵观网络文学近20年的发展，从题材上来说，大体上反映青春、爱情、职场等内容，属于青春文学抑或励志文学的范畴；从受众上来说，它毫不避讳地照顾了年轻一代、广大网民。虽然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定位”是轻浅的、低要求的，但其量力而行的“定位”是严肃的、负责任的。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七月与安生》、唐酷的《等爱上钩》等就颇红了一把，它们一问世就正好迎合了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从阅读方式上满足了广大网民的兴趣。而且，大部分作品如《七月与安生》《琅琊榜》《余罪》《悟空传》等被相继改编为影视剧，火上再浇油、锦上添花，成了当代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可喜的是，传统文学跟网络文学已经不再泾渭分明。一部分网络作家成名后转型，充实到传统文学的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传统文学创作者受到了网络的吸引，尝到了网络文学的“甜头”，试水新的写作方式。早期的“四大写手”中，似乎唯独安妮宝贝还“坚贞不渝”地厮守着网络写作，但她已在文学历程中得到了“传统”的洗礼。新生代的网络作家也在网络书写与传统书写之间寻找着“发表”的机会。贾平凹等一批老牌作家也不知不觉间玩起了博文。这是两支力量互相渗透后的殊途同归。

网络时代新的创作形式、接受方式、传播规律，应该如何与泛媒介场中与传统文学相互融合、借鉴、互渗、共通，形成新的文学格局，对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来说都不容回避。当网络作家开始向传统文学取经，不断拓展题材，提升创作能力，升华文学水平，并沉静下来从民族传统文化中谋求思想性时，合流与同构已经悄然进行。而传统文学对其的包容和支持，是对繁荣网络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

◎新作评介

好山好水好乡亲

——评李育善的散文

□ 孟繁华



李育善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李育善是商洛的一位散文家。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写散文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散文，至今已有多部散文集出版。多年的写作，李育善的散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不追风逐流，不时尚，不花哨，坚持写自己有诚实体会的文字。他的散文写作的本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好山好水好乡亲”。

他出生在丹凤棣花苗沟村。于是，他写《苗沟的山》《苗沟的水》《苗沟的人》。苗沟是秦岭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山上无奇树怪洞，山下无名胜古迹，村子一点名气也没有，象一个生活在

大都市里的普通人，默默地看着车来人往。”生存空间狭小，乡民“出门碰鼻子，回家蹭尻子”。但是，即便如此，“你让山里人到平原去生活，打死他们都不去，因为几天见不到山，他们心里憋的慌”。苗沟还有一条小河，名曰“苗沟河”。“它发源于两山交汇的不名山，属秦岭的一个小山系。”这是一条勉强称为“河”的小河岔。但是，作者对这河却一往情深。当能够看到河水的时候，那河水在他的思绪里犹如大江大河般的令人神往：“总算露面了，清澈的水，在阳光下从树叶上流过，象水银晃动。水流淌着，吆喝着，象当年过红军，从沟脑到沟口，一个人成了一队人——沟沟岔岔的小溪流都跳到一块了。”这苗沟河如果不是李育善写出来，大概没有人知道它。但是，在李育善的想象中，一如他的母亲河：“我们的村庄，因为苗沟河的流淌，人们在河边挖一眼山泉就可以吃水了，是苗沟河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苗沟的人》写的是李育善的乡亲。苗沟一个村子分成四个摊子，一户户人家散落在秦岭大山的皱褶里。苗沟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一个村大多数姓李，都沾亲带故。“逢年过节走亲戚，客人来就得给十家八家拿礼物。常常是在这家刚端上碗，那家人可在门上喊叫，一顿饭吃了十来家，到头来客还没吃饱。不仅对亲戚如此，对不相识的人也是如此。”外面的生人从门前路过，不管熟不熟都要搭腔问话，问你喝不喝，歇不歇，到哪儿去？要是你说渴了，他会憨憨一笑说：“你坐。”摆下手里的活，进屋倒水，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那沾在瓷瓶底的红糖。”李育善就是这样书写他家乡的山水

和乡亲。如果粗看李育善的散文，并没有多少出奇之处。但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却是这个时代正在消失的前现代生活中值得我们留恋的场景，那就是人情和人心，是渐行渐远的、我们经常说起的“乡愁”。任何一个作家，原乡是他文化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也是他创作最初的源头和冲动。苗沟是李育善的家乡，更是他心中诗意的家园。

贾平凹在给李育善散文集写的序中说：“李育善在他的第一本书里，相当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有文学的潜质，仍明显看出他那时还处于对自己的记忆，所见所闻，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进行一种真挚朴素的描述，虽生活气息浓烈，清新可人，境界却还是很高很大。但随着他对文学的深入理解，不断实践，其作品慢慢发生着改变，这就是仍然生活味十足的描述，情节生动，细节丰富，文笔优美，文字与文字的空间却充塞了一种气，膨胀而有张力，使作品有了浑然，有了大气象，其中对社会、对生命、对人性，多有独特的体悟，读后就多了嚼头和玩味。这就是他这本书的特点和价值所在。”贾平凹熟悉了解自己的乡亲，他的评价出言不虚。李育善的很多篇章都是自己诚恳的体会。尤其是《我的父老乡亲》，写一个猎手，写一个人人尊称“先生爷”的老者，写堂兄“高明哥”以及“乡镇干部”等。这些人物是散文笔法，同时也像速写，又有小说的元素。那个猎手最后因土枪爆炸，他的右手炸得只剩下大拇指了。他再也不杀生了，连逢年过节杀猪宰羊也不去看，还为死去的动物默默祈祷呢。那位“先生爷”不仅能行医治病，而且拿着一本《奇

门通甲》，“能掐会算”。他早已驾鹤西去，但村里人仍在传说。那个能说会道的“高明哥”，有小聪明，就是不爱劳动，去世前还开玩笑说：“快，快去，把我的岭跟前的相好叫来。”这些人物，是乡村的普通人物，但乡村因为有了他们才变得鲜活和热闹，乡村才有了叫做“文化”的东西生生不息地流淌。李育善的这类散文浓郁的生活气息，就像屡屡炊烟散落在秦岭深处遮天蔽日的绿荫中。

李育善一直生活在商洛大地上，多彩的生活使他的散文创作妙笔生花，摇曳多姿，期待李育善写出更好的作品。

李育善一直生活在商洛大地上，多彩的生活使他的散文创作妙笔生花，摇曳多姿，期待李育善写出更好的作品。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菜园”，和我们一起种桃种李种春风